

西夏書事

乙亥春仲

銅山張伯英





西夏書事卷二十一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宋英宗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拱化二年春正月遣使吳

宗入賀不成禮而還

初夏使入貢移文延州稱使者官曰樞密鄜延安

撫使程戡奏令稱使副不以官或稱領盧領盧蕃

樞密號也使皆怏怏諒祚遣宗入賀卽位初至習

上壽儀畢退就幕次見所賜酒食竊笑不肯下箸

故制夏使見于皇儀門外朝辭詣垂拱殿是日宗

等不肯門見至順天門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  
高宜禁之宗不可留止厯一夕供饋俱絕宗忿出  
不遜語宜折令如故事良久乃入已賜食殿門宗  
訴于押伴張覲覲以聞英宗令赴延州與宜辨宜

者延州所遣也戡令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

宗宋一百萬兵逐入賀蘭巢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

使人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

不在引伴宗沮服不復辨

司馬光奏議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

西使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言語輕肆侮  
其國主傲其使人使者臨辭自訴于朝臣當時與

此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畧此事不以爲意與李氏長編異 詔令諒祚懲約之

自後宜精擇使者戒勵毋紊彝章

按使不辱命則書名茲書吳宗斥之也諒祚自

親政以來正侵界用漢儀求賜書可稱恭順有

禮矣乃三紀未周兵端復起實宗晉人致之書

不成禮正其罪也

二月黑雲貫東井

起西北方長五丈許

夏五月夏州羌邈奔等以地叛降西蕃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二  
邈奔素跋扈見夏兵與西蕃屢戰不勝約其叔溪  
心以隴珠阿諾等三城叛投唃廝囉廝囉納之

秋七月以兵入秦鳳涇原大掠

諒祚因吳宗回得賜詔謂中國辱其使人深以爲  
恥遂招引亡命點集兵衆潛謀入寇涇原副總管  
劉几以告權經畧使陳述古請兵防守述古不聽  
諒祚以十萬衆分攻諸州驅脇熟戶八十餘族殺  
弓箭手數千掠人畜萬計

九月邈奔等還自西蕃請兵攻唃廝囉不克

邈奔等以地附厮囉冀重用厮囉不爲禮復歸諒  
祚宥不誅請兵還取隴珠三城地以萬騎往不克  
收降丁五百帳而還

治平二年

契丹咸  
雍元年

夏拱化三年春正月侵慶州攻王

官城

諒祚習知先世所爲保吉一叛而復王封曩霄再  
叛而稱國主知中國兵力不能有加旣掠秦鳳諸  
州復以萬衆入慶州攻王官城爲經畧使孫長卿  
兵所拒不得進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三  
二月上表自陳

諒祚數揚虛聲兵騎往來倏忽偶不設備卽乘虛  
入侵英宗遣文思副使王無忌持詔詰問諒祚遷  
延勿受已遣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咎宋之邊吏  
言詞多非實詔復戒其滋擾終勿聽

誘陝西熟戶叛投三月圍順寧砦

陝西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徭賦惟戰鬪時出騎從  
征最爲安業諒祚多方招誘半思外投鄜延鈐轄  
李若愚悉召酋長稱詔犒勞務爲姑息諒祚益易



視之遣右樞密党移具糧出兵犯保安軍圍順寧  
砦相持半月而解

夏五月獻于契丹

諒祚與契丹較疎朝以喪葬外不遣泛使時與中  
國構兵遣使獻告以國有兵事契丹主不問

秋八月復擾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  
倚爲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脇服有違拒者輒戕殺  
之于是弓箭手皆退入內地邊帥莫敢聞龍圖直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四  
學士司馬光以爲言不報

冬十一月爭同家堡拒詔使王無忌于境上

曩霄時生羌十九戶以同家堡入獻地在德順軍  
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國未設封堠諒祚認爲己境  
被宋侵佔遣兵殺屬戶數千掠牛羊數萬英宗檢  
視故籍遣王無忌詔諭至境不納

十二月使賀正旦及壽聖節

諒祚數擾邊境而仍稱臣奉貢蓋心利歲賜金帛  
又得入京貿易故信使不絕

陝西人景詢以罪來投使爲學士

諒祚每得漢人歸附輒共起居時致中國物娛其  
意故近邊蕃漢樂歸之掠秦鳳時俘漢人蘇立授  
以官頗用事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應死亡命西  
奔立薦之諒祚愛其才授學士日夜謀伺邊隙英  
宗令捕繫其孥勿以赦原

按

書人書以罪所以賤詢也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是年契丹改國號曰遼

夏拱化四年春二月升

西使城爲保泰軍以駙馬禹藏花麻守之

西使距古渭僅百二十里諒祚建造行衙置倉積穀移保泰軍治于此命花麻為統軍守其地

秋九月自將犯慶州圍大順城中流矢而還

諒祚將步騎數萬入慶州攻大順環慶經畧使蔡

挺斂邊戶入保戒諸砦毋戰潛布鐵蒺藜于城濠

中渡者多躓驚為神圍三日不克諒祚衷銀甲羶

帽乘駱馬張黃屋督戰挺遣蕃官趙明伏強弩入

百濠外飛矢注射諒祚鎧貫流矢走李氏長編夏人圍大順帝

召西上閣門使劉几問之曰大順天險非虜可近第恐夏人與趙明為仇耳帝曰趙明之子入城幾

為所掩卿料敵何其神也分攻柔遠砦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

嶺勢張甚

宋史劉紹能傳夏人圍大順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秦王川邀擊于長城嶺與

此柔遠城惡副總管張玉以重兵拒守率膽勇三

千人夜出斫營夏兵驚潰退屯金湯

沈括筆談云諒祚凶忍好

為亂治平中攻大順城自出督戰守埤者曠弩射之諒祚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腕于踝使人裹創昇而去至其國死與宋史夏國傳異

冬十月請時服不得復請歲賜

諒祚聲言益發十萬騎入邊且出嫚語鄜延安撫

使陸誥曰朝廷積姑息故諒祚敢狂悖不稍加折

誚國威何立因留止諒祚請時服使者移文宥州

問故諒祚大沮盤桓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又

歲稔貪得賜物遣使請頒歲幣謝言受賜累朝敢

渝先誓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宋史韓琦傳夏人攻大順琦議

停歲賜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

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

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責之必服既

而諒祚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

十一月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持詔來詰

英宗見諒祚表辭不實遣次公賫詔詰之令專使

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酋各守封疆不得點

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鄙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掠及迫脇歸投所有漢界叛亡不逞之人亦不得更相招納苟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守前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十二月殺環慶路降蕃思順

思順任環慶路新州刺史舉族西投諒祚寇邊輒爲嚮導經畧使蔡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廬舍出兵西爲迎候狀諒祚心疑毒殺之

按

思順爲中國蕃官未聞嫌隙其投夏也或心  
豔景詢等之富貴耳乃流言朝入酖毒暮施非  
諒祚多疑實思順自取也

西蕃瞎孛子木征來附

自曩霄破龕谷瞎孛衆弱旣死木征不能自立徙  
居河州復徙安江城嘉祐中表請內附會秦州上  
丁族首領瞎藥與父厮鐸心不合迎木征居洮州  
欲立文法秦州逐之復還河州地與西使城近諒  
祚陰誘之遂與青唐等族並附



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夏拱化五年春正月如宥州二月

供備庫使高遵裕來賜遺遣臣王盥受命

補小對效

英宗崩神宗卽位遣內殿崇班魏瑛補賜治平三

年冬服使遵裕告哀賜詔曰夏國累年以來數興

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入

叩大順圍迫城砦焚燒村落抗敵官兵邊奏屢聞

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

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已決衆

多之口逮比遜事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

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于  
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敘忠信不渝則恩  
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遵裕抵宥  
州館于下宮時諒祚以巡游至不出見遣王盥受  
命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乃易服跪已具食上官語  
及大順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  
而遁斯言非妄耶左右以爲辱急使人代對終日  
不敢問忽憤然曰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控弦  
十數萬亦能執橐鞬以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曰

主人天縱神武母肆狂蹶以干誅夷諒祚覘于屏  
後搖手使止之

按

宋史謂夏國再臣朝使僅至宥州未嘗得入  
興靈恒也茲身在宥州而遣盥聽詔書以著諒  
祚之倨且見史臣之說爲不誣也

西蕃拽羅鉢等來降

西蕃首領拽羅鉢鳩令結二人誘蕃部三百餘帳  
來投諒祚納之尋爲官軍捕獲斬之徇于境

掠青雞川三月蕃酋獻地秦州築城南牟谷口以拒

夏國所據多漢匈奴地曩霄與延環諸路相攻于秦渭僅一再至故諒祚時二州蕃族日盛景詢等獻計以爲先取西蕃然後兵扼要害則陝右可舉于是諸蕃半爲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時青雞川蕃部苦諒祚侵掠遣使詣秦州獻地請于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順之援絕夏人入寇徑路陝西宣撫使郭遠以聞神宗詔從之

閏三月遣使入獻

初諒祚受中國賜詔不報久之始獻方物謝罪請

戒飭酋長自後謹守封疆如去冬詔旨神宗答詔

嘉許賜銀絹各五百疋兩

宋史英宗紀治平三年末云是歲遣使以違約

數寇責夏國諒祚獻方物謝罪李氏長編云帝復降詔詰責至明年閏三月始來獻與夏國傳同

附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

以十事聞未知何事也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  
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見丞相韓琦琦曰樞密何  
語諮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但云受命館  
伴不敢輒受邊事琦笑曰豈有專主飲食不及  
他語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

某辭折言某事則以某辭對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中琦所料祝如所教答夏人聳服攷治平中夏使凡六至而以十事聞史未明載

徙橫山民于興州夏六月蕃酋令凌舉衆內附

夏國頻年黠集衆志乖離橫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發其族帳徙之興州諸部懷土顧望知青澗城种諤招之令凌舉衆降諤上聞給以田宅諒祚索之諤曰必欲令凌當以景詢來易乃止

秋八月復和市

自寇大順中國益禁邊民毋通私販至是復之

九月遣使進奉山陵

時葬英宗于永厚陵夏使執禮不遜欲服球金帶  
入見押伴知宿州劉航正辭折之始止

冬十月左廂監軍嵬名山以綏州內降

綏州在黃河北有鐵碣二山及無定河水攔繞其  
下淳化中趙保忠就擒與夏州並經焚毀自德明  
曩霄兩世經營諒祚立監軍司其地復爲巨鎮名

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降于种諤諤使誘名山

賂以金盃

宋史司馬光傳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降詔招納其眾陸誥

傳銀州鬼名山與其國有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俱無諤招降說與諤傳異

名山小

吏李文喜受之陰許納款而名山未知也諤悉起

所部猝圍名山帳名山驚起援槍欲鬪夷山呼曰

兄已約降何為復爾文喜出金盃示之名山投槍

大哭舉眾從諤而南

王氏東都事畧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鬼名山欲

內附來報諤即上聞募使者間道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起蕃漢兵

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州應接遂長驅入綏州夜渡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脇



名山開門迎納又吳積言名山弟亡在折繼世所  
繼世與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扣門  
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使納其  
手捫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二萬餘降已  
見官軍少大悔之  
二說與諤傳異諤祚遣四萬人援綏州傅城而

陣諤使名山率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據晉祠谷  
列陣偏將燕達劉甫張兩翼並進夏衆大敗走

遣兵爭綏州餘衆于大理河不勝

初名山衆內攜延州東路巡檢折繼世以步騎萬  
餘自懷寧砦趨銀州分名山衆萬三千戶居于大  
理河諤祚遣兵爭之再戰皆敗

十一月誘保安軍知軍楊定殺之

定嘗使夏國見諒祚稱臣拜許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鑑寶劍金銀等物定歸匿其金銀僅上鑑劍言諒祚可刺狀神宗擢知保安軍已种諤取綏州諒祚謂定賣已駐兵銀州詐爲會議誘定殺之并殺都巡檢侍其臻擄定子仲通而還

按延州南安去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若麟

府有警延州人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俱可援應特以綏州一帶盡爲夏界阻斷必從西策渡

往往赴救不及今种諤計取綏州直披西夏之  
腹心聯延綏爲指臂神宗用延帥郭達策規度  
大理河川建堡砦畫耕地以處降人遂爲諸路  
捍蔽夏人計無復之乃泄忿于定定固有罪而  
夏人狡焉思逞之技亦漸窮矣

### 遣兵備銀州

綏銀接壤綏州旣失諒祚懼銀州單弱遣兵屯守  
鄜延路請檄諸路牽制知鳳翔府李師中不可乃

止

獻金佛梵覺經于遼

經係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

十二月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諒祚凶忍好淫過酋豪大家輒亂其婦女故臣下  
胥怨而身以羸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五

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長子秉常立

畢氏續通鑑云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  
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卽  
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于治平四年冬卽位則  
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萬  
斯同趙駿烈建元彙攷據本紀謂諒祚改  
元拱化盡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文異

論曰諒祚生未過齡突遭大故三將分治勢比連雞母族專權形同臥虎守貴難生肘腋契丹兵入賀蘭家聲貽牆茨之羞國事等棼絲之亂斯時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而數載之後卽能親攬大政坐收兵權見契丹之強則事之偵訛龐之叛則誅之遵大漢禮儀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冊用仰華風皆元昊數十年草創經營所未能及者惜其殺沒藏立梁氏好色滅倫不特君道有乖卽貽謀亦未善也

西夏書事卷二十一終

其地皆前朝所屬... 西夏書事卷二十一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二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宋神宗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夏乾道元年春正月梁氏治

國事

秉常時年八歲母恭肅章憲皇太后梁氏垂簾攝

政

按

綱目母后垂簾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恒也

此書治國事何夏戎狄小邦不得與中國並也

自梁氏治事而乾順母亦效尤焉自梁氏幽秉

常而純佑母致廢立焉牝雞司晨有開必甚直  
書梁氏斥之也

使其弟乙埋爲國相

梁氏悉以國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並居近要  
于是諸梁權日甚

按拜官書使罪私也

鄜延路索殺楊定者二月以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  
韓道喜獻

鄜延鎮撫使郭逵謂得殺楊定首領姓名爲崇貴



道喜二人移檄來索道喜素與幸臣罔萌訛善萌  
訛爲二人謀于梁氏佯使人至鄜延言請斬境上  
以謝達不可旣而報曰已殺之矣達以二人狀貌

物色遣使詰問乙埋知不可隱執兩人以獻

宋史  
郭達

傳執獻李崇貴在綏州議寢後夏國傳在熙  
寧元年綏州議寢在二年二傳先後互異

三月始遣使告哀

自楊定死賀中國登極及正旦使不更過界諒祚  
卒逾三月始遣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告  
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對曰殺人者已執送矣

乃賜詔慰諭并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  
俟李崇貴至卽行冊禮

按

諒祚卒四月始使告哀慢中國并慢其故主

矣

夏四月獻遺于遼

梁氏遣使告哀于遼遼使弔祭因表獻諒祚遺物  
五月出兵爭篳篥城

秦州僻在東南距夏國差遠東自儀州南界生戶  
八王族抵水洛城是爲夏屬党留族地其西路自

山外石門峽正南百里由篳築城轉三都谷至安  
遠伏羌砦次西爲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  
里至寧遠砦亦合于伏羌自夏兵累掠秦鳳西邊  
熟戶被擾神宗遣宰相韓琦知永興軍經畧陝西  
琦議築篳築古城與古渭相犄角以秦鳳副總管  
楊文廣董其役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潛趨篳築  
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夏兵大至與文廣搏

戰不勝而退

宋史馬仲甫傳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

甫知秦州時得篳築城古趾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與韓琦楊文廣二傳異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臨行遺書文廣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也  
遣楊定子仲通還

神宗以楊定死于邊事聞有子沒于夏國命郭達  
遣使索之梁氏遣仲通還及李崇貴等至京師神  
宗始知定死罪在定乃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  
仲通家賜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使行冊禮所有  
歲賜自冊典後並依舊例

秋七月攻甘谷城

筆築旣城神宗賜名甘谷乙埋惡其控扼要害潛

兵襲之與秦鳳都監張守約遇分兩翼夾攻守約以五百人逆戰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強弩注射強酋戰死者數人遂卻

九月集兵折薑會知原州种古來攻拒戰不勝

折薑會距環州永和砦一百二十里本屬中國自曩霄時據爲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諸監軍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二千餘人

冬十月遼遣使冊爲夏國王

梁氏尋使往貢謝封冊

十一月求嵬名山不得

名山至京師授左監門衛上將軍賜姓名趙懷順  
梁氏用其臣罔萌訛計佯以景詢與中國易郭達  
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輕重若受之則不得不還  
名山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卒不果易

十二月戰于葫蘆河敗績

知渭州蔡挺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等砦開地二千  
餘頃募卒三千人爲耕守計乙埋遣兵壁葫蘆河

爭之挺出奇兵襲擊皆驚潰所屬洛勒緩等七族  
悉爲官軍所破

熙寧二年

遼咸雍五年

夏乾道二年春正月入貢請封二

月冊使來

梁氏因中國逾年不行封冊復使薛宗道賫表由  
延州入貢請之神宗命河北轉運使韓縝至西驛  
責問數犯邊不進奉故宗道頓首謝罪詔令先還  
隨遣河南監使劉航持冊封秉常爲夏國主

遣使上書

中國議者欲官夏之首領鐫歲賜以爲俸給冀分  
其勢郭達曰彼旣恭順朝廷當布以大信不宜誘  
之以利神宗不聽梁氏不肯奉詔遣臣都羅重進  
上書言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使小國之臣叛其  
君哉

按

秉常初立干戈屢見宋室不行封冊直待遣  
使哀請而後予之洵得駕馭之道哉然欲官其  
首領分其國勢是乘人之喪爲己利也損中國  
威嚴貽戎人口實畫虎類狗已見熙寧謀國之



乖矣

三月上誓表請以塞門等砦易綏州

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砦四十里失之則界內撫  
寧和市場及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戶俱少籬籬先  
是楊定死中國議棄綏州鎮撫使郭達曰夏人旣  
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  
歸當何以處已梁氏上誓表乞頒誓詔因言綏州  
世守故地請以塞門安遠二砦相易達曰此商於  
六百里故智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夏四月攻秦州陷劉溝堡

梁氏請綏州不得又絕歲賜遣兵犯秦州破劉溝堡殺守將范愿及士卒不可勝計

秋七月復蕃儀

梁氏不樂用漢禮僞爲秉常表請復本國舊蕃儀神宗許之

按

梁氏本中國人不樂漢禮喜用胡俗倒行逆施甚矣

九月犯慶州

夏國與邊民私市中國屢禁不止是時以受冊不  
謝神宗詔自今有違者經畧司及官吏同罪能告  
捕者賞之由是私販遂絕梁氏以貨用缺乏出兵  
攻慶州大掠人戶而還

冬十月請定地界不果

先是中國賜詔言綏州交塞門二砦乃還梁氏遣  
幸臣罔萌訛納二砦經畧司使集賢校理趙高往  
受之且定地界萌訛佯爲不知高曰二砦之北舊  
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中所

移書固在也萌訛語塞但言朝廷欲得二砦地界  
非所約高曰若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  
遂罷

始遣使入謝封冊

神宗尋遣閣門祗候周永清押時服至宥州受賜  
者不跪永清責之乃恐而跪

閏十二月遣使如遼求印綬

遼自聖宗封李氏王爵雖有西平夏國之號並未  
錫以印綬梁氏用罔萌訛言遣使求之遼主不與

侵順安黑水諸砦圍綏德城

趙高以夏人渝盟請築綏州改名綏德城梁乙埋  
先以親軍壯騎連侵順安綏平黑水等砦不克進  
圍綏德攻十餘日兵騎日益定仙山烟火皆滿謀  
者以告郭達達曰殆將遁也特以此張虛聲耳既  
而兵果退

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夏四月遣

兵築八堡于綏德城延州官兵攻之諸堡潰

乙埋攻綏德不克以兵二萬距城四里築八堡捍

之堡成各留兵三百爲守郭達遣監押燕達攻破  
二大堡殺酋帥數人移檄宥州曰夏國違誓詔侵  
城漢界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則  
誅無噍類于是餘堡戍卒悉潰歸

五月復築鬧訛堡敗慶州將李復圭兵

初慶州荔原堡納夏國叛人侵耕生地梁氏遣將  
以十萬衆築鬧訛堡距慶州界二十里又築城十  
二盤皆非漢地也已聞綏德八堡皆潰亦止不築  
以文申衙頭求罷而兵役猶留境上復圭貪邊功

合蕃漢兵三千令偏將李信等授以方畧自荔原  
堡至瓠子嶺襲之役者見兵至譁言我自修堡不  
與漢爭信兵三犯之乃曰汝真欲戰也始縱兩翼  
圍之信等大敗夏軍下令曰殺兵不殺將開圍一

角使信等逃還

宋史紹聖本初環慶路諜知西人欲修開訛朝廷止令復圭先以理

道欄約如西人捍拒卽與捉殺不得貪爭小利及兵敗上頗罪復圭處事輕脫至出兵戰十二盤手詔又戒以非賊犯邊及築侵漢界卽毋得出兵俟將來畢工羌賊盡去別聽旨復圭不聽命又敗與

司馬光日記異

復圭懼欲自解執信等斬之復遣部將郭

貴內殿崇班林廣引兵西出邛州堡深入十二盤

襲破欄浪和市等砦掠金湯城夜過浦洛河夏兵

追之廣揚聲選強弩列岸側而潛卷甲遁

宋史紹聖本信

等敗復圭復遣偏將梁從吉等別破金湯白豹欄浪等砦手詔褒美不云郭貴等茲從司馬光日記

復圭是役僅殺老幼一二百人梁氏由此蓄怨

附

宋史郭逵傳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

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逵托身後事

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

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攷

夏兵與玉戰新砦事紀傳不詳



又林廣傳廣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  
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聽夏人果伏兵  
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攷廣傳夏人伏  
兵在敗復圭後而中使臨邊何事傳不詳

六月西蕃董容來請婚不果

董容董瓊族弟兩人素不睦蕃僧結吳叱臘康遵  
新羅結迎詣武勝軍共立文法圖併諸羌遣使至  
夏國請婚梁氏將許之會中國招降其大酋撒四  
數人結吳叱臘等約解法廢婚議亦寢

秋七月慶州官兵襲金湯城敗之于洛河川

梁乙埋以金湯被掠增兵戍之復圭遣將李克忠

蕃官趙餘慶復率衆襲之夏伏兵洛河川以待戰

甫合突衝陣爲二官軍大敗克忠歸路已斷領殘

衆東出鄜延月餘始得達慶

李復圭傳謂復圭遣別將破金湯白豹距

秉常入寇  
僅七日誤

八月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殺鈐轄郭慶等西蕃董

璫發兵來侵師乃還

梁氏籍境內蕃衆七十以下十五以上悉爲兵聲

言賫百日糧攻沿邊五路偵環慶無備于是月突  
分兵數道入寇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犯大  
順城副都總管楊遂以兵拒于大義砦夏兵不得  
進圍柔遠砦守將林廣固守戒士卒勿妄動夜半  
梁乙埋令焚積薪以亂其衆廣屯守自若已而乙  
埋立營馬平川大持攻具攻城廣隨方捍禦募死  
士夜出砦營營中數擾

史言廣名震于西夏後梁氏謀內侮論中國將帥獨

畏廣聞其南

征乃敢舉兵分攻荔原堡及淮安鎮獲守烽卒張

吉驅至東谷砦脇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

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

退毋庸降乙埋怒殺之轉攻西谷砦業樂鎮屯軍

榆林距慶州四十餘里游騎直至城下陝右大震

巡檢姚兕等力距九日郭慶與閣門祗候高敏三

班借職魏慶宗秦勃等皆戰死兵不退西蕃保順

節度使董璁乘虛率兵入夏國西境大克獲乙埋

恐與靈有失率眾退還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知慶州李

復圭以方畧授鈐轄李信東路巡檢劉甫監押种

詠出戰兵少故敗復圭誣信等違節制斬信及甫

詠死于獄又云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于荔

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攷夏國傳復圭遣

信等襲開訛堡乃五月間事紀并書在八月誤

附

宋史折克行傳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夏兵大敗被斬者數百戶降者千據諤傳諤官未嘗任環慶何以有拒夏人事疑史有誤

九月侵懷寧砦

延州當三路之衝西北金明砦正北黑水砦東北懷寧砦而懷寧直橫山其徑尤捷乙埋遣兵距砦



新修堡砦有保捷軍士王青以所獲首級與指  
揮使劉興易取金釵請罪之攻夏人修何堡砦  
達以何時攻破宋史紀傳不載論于其人餘星  
十一月延州官軍襲金湯川不攻而退

延州右侍禁王文諒卽詛龐家奴昭文館大學士  
韓絳宣撫陝西愛其才奏爲指使督蕃將趙餘慶  
討夏國期會于金湯川之結明撒莊文諒甫抵金  
湯去結明尙二十里見夏兵衆引歸餘慶至不見  
文諒軍亦退回

十二月掠鎮戎軍

夏屬蕃部屢向鄜延環慶兩路內投梁氏惡之令  
輕騎夜過邊濠犯鎮戎軍殺掠三川砦獨家堡蕃  
戶巡檢趙普伏兵濠外邀截歸路夏騎還遇之戰  
不勝失馬二十餘匹

綏州監軍呂效忠帥師寇德順軍敗死

陝西諸路閒田數千頃募人爲弓箭手每人給屋  
貸口糧二石半耕半戰德順軍所募尤勁勇敢忠  
率萬騎侵渭州攻德順知軍事周永清出兵拒敵



效忠戰敗被獲永清令勇士夜馳百里搗效忠巢  
俘斬復數千人

復遣使入賀正旦不至而還

梁氏前請賀正不得復遣罔萌訛詣延州集賢校  
理趙高請納其使令邊吏設賞用間離其心腹因  
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神宗不許詔  
以來年應賜夏國銀絹令宣撫使分貯四路安撫  
司處以備犒賜夏屬來歸者于是罔萌訛怏怏而

回

西夏書事卷二十二終  
 命與士亦與百里謀於思  
 謀神勇博示人耕牛數德順軍  
 資數始人贊五且不至而數人  
 為局箭于每人給  
 策其備而等五不辨與黨  
 圖而肅我川恭資財  
 野遠高備所其奔命數吏  
 始賞用問誰其心願因  
 以罷敵得之其天不建而  
 入其出轉奉不指隨  
 以本平取惡實謂難許命  
 意難與衣報西亂變難  
 國其以備詳漢員區來  
 設善示畏因能鼎懸於南

西夏書事卷二十二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熙寧四年

遼咸雍七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二年春正月築

囉兀城延安河東兵來攻敗之鐵冶溝

梁乙埋聞中國立更戍法分置陝西五路四十二  
將謀大舉乃築城于撫寧故縣北之滴水崖崖石  
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以扼橫  
山衝要延州左騏驎使折繼世與知青澗城种諤  
謀曰橫山之衆盡欲歸漢大兵若出界取囉兀河

南地可奄有也諤言于宣撫使韓絳議由綏德進  
兵攻囉兀創建六砦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鄜  
延河東有輔車之勢足以制夏國今諤以所部兵  
二萬出無定河諸將皆受節制諤趣河東兵先趨  
銀州乙埋集衆鐵冶溝邀擊之河東兵大潰寧州  
團練使劉闡親自殿後率銳騎搏戰飛矢蔽體不  
少卻乃解范育奏議昨聞宣撫使發麟府軍馬出界過鐵冶川盡日行狹隘中若遇數百人則隻輪不返幸乘虛驟進夏不及計故得完師然既過之後夏即以嚴師爲備諸將許咸吉等卻由陝西界回兵與

宋史劉闡傳異

附

宋史呂公弼傳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

令河東發兵趨神堂新路公弼曰夏必設伏待

吾永和關雖迴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

新路援兵果遇伏又折克行傳秦兵討夏詔張

世矩將河外軍與克行俱克行率所部前驅西

酋哱保吳良以萬騎躡之度半隘克行縱擊大

破之殺哱保吳良按新路援兵未知是克行一

其軍否紀傳不詳

都樞密使哆臘戰于馬戶川敗績棄囉兀城走

哆臘聞种諤將至率鈐轄十三人引兵三千屯囉  
 兀城北馬戶川諤令前部高永能六千騎迎之哆  
 臘五戰不利率殘衆走保立賞平堅壁不出諤遣  
 以婦人衣三襲潛遣呂真率千人躡其後會大風  
 塵起哆臘望見驚曰漢兵大至矣衆潰悉棄城走

諤以部衆修築其城後賜名嗣武砦

魏泰東軒筆錄种諤取綏

州建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雞谷謀復橫山朝廷  
 責其擅兵尋黜罷熙寧五年韓絳以宰相撫陝西  
 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谷砦正東築吳堡  
 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罷遂建囉兀城欲通  
 河東路與宋  
 史种諤傳異

二月遣使請援于遼遼人許以兵助

囉兀之失國中點兵不集遣使遼國乞援遼主許發腹裡兵三十萬助之于是國中氣復振

攻撫寧堡破之

初种諤兵出囉兀首領訛革都哆據賞逋嶺拒戰大敗諤遂築永樂賞逋二砦又遣都監燕達趙璞冒雪築撫寧故城功甫竣梁乙埋聚十二監軍司兵攻之燕達駐囉兀折繼世高永能駐細浮圖相去咫尺兵勢尙完諤在綏德欲作書招之戰怖不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三 三  
能下筆乙埋見無援急攻撫寧陷之

進圍順寧砦

夏騎萬餘半伏濠外知保安軍景思立不審衆寡  
迫諸將出戰遇伏皆敗圍數日人心危懼城中娼  
李姓得梁氏陰事甚悉自請退敵登陴掀衣抗罵  
盡發梁氏私城下叢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兵  
士悉掩耳恐得罪託言糧匱解圍退

三月復囉兀城

初中國以囉兀偏梁險隘難于餽餉遣李評張景



憲往按未至而城被圍梁乙埋獲鎮武都頭崔達  
語之曰汝語城中使速降當授汝爵祿達諾之致  
之危梯下瞰城中猝呼曰賊少糧且盡將去宜堅  
守乙埋怒醢之圍不解神宗下詔棄囉兀燕達以  
戍卒護輜重歸乙埋遣兵邀擊殆盡 王安石曰  
陝西一路戶口可敵一夏國以四夏國之衆當一  
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宜甚易然  
不能使夏國畏服向以君臣強武今其君幼弱其  
臣不過親暱鬪冗之人而終不能制之豈非將帥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三  
四  
無勝算而處之不得其當哉

按

宋之議兵事者輒以計苟安弭邊患爲便故  
種諤之取綏州城囉兀無不犯言路之爭然綏  
州屬銀夏之衝囉兀乃橫山之要兩險並據西  
夏國勢已危種諤爭之豈爲失策獨惜其能守  
綏德不救撫寧遂致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  
成之業爲賫盜之資諤罪無可逃而神宗下詔  
棄之亦無策甚矣

銀州將香崖爭荒堆砦敗于吐渾河以其衆降

种諤城囉兀令河東亦修荒堆三泉諸砦相爲連  
接荒堆去夏界才數十里香崖以數萬衆爭之擊  
敗慶州指使王文諒巡徼兵已而麟府都監王文  
郁大軍至香崖伏兵吐渾河側以待戰不勝夜遣  
人持劍約降文郁許之詰旦與偕行半道崖部忽  
譟而起文郁縱兵奮擊追奔二十里泥首降者二  
千人

附

宋史王舉元傳知永興軍慶州軍亂夏人連  
兵屯境上舉元使二裨將以千人扼要害三日

夏兵不得進乃去攷神宗御集是年司馬光知  
永興軍二月王廣淵代之四月因慶卒亂改授  
郭逵舉元知軍事尙在治平中已爲劉庠等劾  
罷疑傳有誤

夏五月遣使至綏德城議和

夏用事臣罔萌訛結明愛數勸梁氏犯邊撫寧之  
役雖復諸堡而囉兀城外三百里間廬井焚棄老  
少流離已廢春耕又絕歲賜財力並絀罔萌訛以  
韓道喜之執與梁乙埋不和蕃部以告環州种診

診遣使諭有能擒此二人及同謀首領獻者賜予  
無所吝于是國中疑貳韋州監軍司牒環州請和  
乙埋亦遣人至綏德見知城折克雋言國主欲得  
綏州和好如舊環慶鄜延兩路以聞

請降問罪詔書

中國沿邊諸路聞夏國請和放行和市而于內投  
蕃部夏人若在界首叫呼或順便交還或逐回被  
殺樞密院言夏國款塞前此惟在延州順寧砦  
諸處各與通語言互市易恐彼此參差有失事機

神宗下詔戒飭詔未至環州种諲已回牒韋州許以和好于是梁氏又遣人言乞朝廷先降問罪詔書方敢以罪狀表上

秋八月遣使賀遼天安節

夏使與中國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陝西轉運使沈起同至廷見時兩使者位著相等起爭曰夏使陪臣爾豈得與王人齒獨升東朝夏使不敢並

九月表乞綏州

梁氏頻稱款塞輒以虛聲搖邊神宗諭環慶等州

不須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今往順寧砦依故例  
經軍北巡檢轉報于是梁氏遣大使阿泥鬼名科  
榮副使呂寧焦文貴由延州入貢奉表乞綏州畧  
云臣近承邊報仰荷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  
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感戴誠深忭躍  
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茲執  
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俾登衽席無傷累世之休  
和載輯干戈益見天心之惻隱况此綏州族居歲  
久悉懷戀土之私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乞施

命令早賜報移得遂嗣襲之封永奉嚴凝之德竝  
使枕戈之士翻爲秉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燧  
顧惟幼稚敢替先盟翹企中宸願依舊約貢珍贄  
寶豈憚于逾沙向日傾心彌堅于述職乃學士景  
詢詞也神宗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  
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砦須至  
舉兵入討朕爲人父母亟令班師毋得窮武今國  
主遣使通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此意甚善所言  
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砦



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已令郵延路經畧司定  
立綏德城界至其外諸路並依漢蕃住坐耕牧界  
凡至立封堠掘濠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彼此  
毋得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頒誓詔恩賜如  
舊

冬十月陝西河東路復禁私市

自兵寇綏德後緣邊和市久絕而蕃族與陝西河  
東諸路猶多私販是時神宗以方議通和苟私販  
不絕必無成就之理命逐路經畧司申禁之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三  
十二月鈐轄結勝自麟州歸

結勝饒武勇麟州將王文郁畧地至開光州勝力  
屈請降補供奉官梁乙埋殺其愛女羈管其家口  
勝謀竄歸事覺神宗下詔縱之給以口養路費命  
經畧司牒宥州于界首交割

熙寧五年

遼咸雍八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三年春正月梁

氏以女請歸于西蕃董璫子藺逋比

西蕃大首領董璫有子藺逋比初娶于甘州回鶻  
環慶之役董璫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錦州刺史梁

氏久畏其強欲與之和及聞王韶降青唐將復河  
湟吐蕃諸部勢蹙遣人請以愛女爲蘭逋比妻董  
璫許之

按自古兩國和親有請婚有乞婚未有以女請  
歸者以女請歸幾同獻女矣斥書梁氏醜之也

附李氏長編邈川城主郢成溫納支力足敵董  
璫董璫與夏國結親遣兵援送必過邈川溫納  
支素與董爲仇今夏董合婚已孤立其間必被  
攻襲明告夏國曰如此我必歸漢又遣人至熙

河經畧司王韶處訴其事韶請以利害說董璁  
令與夏國絕婚上從之攷湯思退哲宗實錄回  
鶻夏國皆以女妻蘭逋比養子阿里骨爲董璁  
嗣悉取二妻又長編董璁于熙寧九年二月以  
旗號蕃字至洮疊州誘脇順漢部族爲寇是當  
日絕婚之議不行也

掠綏德城

無定河東滿堂鐵笳等平地土膏腴夏人賴以爲  
國自中國城綏德不得耕種者數年梁氏表請于

城北退二十里爲界中國未之許數遣人馬入綏  
德抄掠牧放廊延經畧司以奉旨通和不敢追擊  
請牒宥州詰之

三月遣使議綏德界至

梁氏移牒延州言中國自不肯立滿堂平等界本  
國除綏州外向有封堠濠塹無須更定朝議以前  
退二十里折之梁氏遣首領洋芭凌與折克雋言  
前議于中間立堠開濠未嘗約二十里也克雋責  
以失信使不能對

河東路縱俘戶還

神宗既縱結勝下詔自去秋所獲夏國人口令各路委官就便取問如願歸者悉任之于是河東經畧司劉庠條具姓名人支綵絹二疋小兒半之卽于麟州界上遣回

夏四月鄜延路使來召定界至

夏國邊界東接麟豐西鄰秦鳳中間犬牙相錯繚繞幾二千里神宗以夏國表辭漸順欲乘此明立界限遣鹽鐵判官張穆之至鄜延與夏人會議穆

之以前有議事官幾爲夏人所獲令保安軍北巡  
檢張藻召宥州首領至本軍議首領不赴

五月復鬧訛疆石二堡

鬧訛疆石毗連自李復圭生事後中國蕃漢襍耕  
其地梁氏屢表乞還請于見今蕃漢住坐立界中  
國初牒宥州言無人拘占此地旣知牒誤神宗令  
知慶州王廣淵給還之

蕃官浪幹臧嵬來降

臧嵬西蕃部族向居鬧訛疆石地及二堡歸夏移

居近裡熟戶部內梁乙埋使人誘之遂降

六月歸降蕃鬼逋等七十七人于環慶

初梁氏以銀綵招降荔原堡熟戶鬼逋等七十七

人王安石奏議夏國止送百餘逃人來歸而中國人情皆有憐夏國之心武怒之氣為之衰沮其

數與此異是時欲求和執送環慶經畧司以聞李氏長

逋即臧鬼王安石有奏給臧鬼田數不知其名何

以不同攷司馬光日記鬼逋等其十七戶其兩戶

乃新招到曾經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

按止鬼逋等皆中國罪人也捕之則動干戈索之則費詞說梁氏執送藉以求和以視上請章獻



方物意較誠矣故書歸以嘉其事之正書七十

京東七人以著其數之多

附 范百祿誌趙禹墓知延州時嘗于六月遣曲

珍呂真分巡東西路鈐轄李顥曰敵豈盛夏來

耶宜罷之以待防秋禹笑不答夏人方以四萬

衆自間道取綏州至魯班崖遇珍以為知其謀

惶駭亟戰呂真繼至敵敗走俘斬千餘據李氏

長編云魯班崖事他書不見又疑夏已通和或

無此事不然當在去年耳

秋七月定綏德界至西去平其入訪之遂降

仍以距綏德城界二十里為界與中國各立封堠

置守把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遣使入貢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故事夏使館于都亭西驛夏人久不朝貢驛中條

制繁亂承用者無所適從神宗命集賢校理章惇

修定之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免鬼名浪遇都統軍徒之下治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國中權擅者三人梁乙埋國戚居長次都羅馬尾

次罔萌訛萌訛畧知書私侍梁氏與乙埋居中用  
事都羅多戰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爲曩霄弟知  
兵熟邊事諒祚時嘗執國政至是以不附諸梁罷  
其官并其家屬徙之

閏七月攻西蕃武勝城與秦鳳官軍戰大敗

武勝屬吐蕃爲夏國入洮河要路梁氏用學士景  
詢策謀取其地會中國建昌軍司理參軍王韶上  
平戎策謂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復河湟則夏人  
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克萬一克

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西築武勝進兵洮河隴  
蜀諸郡皆當驚擾今唃氏種落瓜分如能并合而  
兼撫之則諸部皆服而夏人在吾掌握中矣神宗  
累擢韶秦鳳緣邊安撫使議取武勝城遣都監景  
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竹牛嶺張聲勢而已潛師  
由東谷趨武勝梁乙埋方遣兵攻城吐蕃將瞎藥  
城守將潰韶揮軍進薄夏兵出不意倉卒迎戰大  
敗瞎藥與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開門遁韶進  
據之夏兵不能爭

八月使謝歲賜

梁氏復得歲賜遣使入謝而表不依式不設誓又  
不言諸路地界事神宗以爲疑久之方降答詔

九月國主生辰赦

中國以供備庫使任懷政爲生辰使旣知爲任福  
姪以皇城使田諲代之

按

生辰不悉書此何書重赦也赦爲國家鉅典

故推其所由書之

冬十一月宥州移牒索武勝城

武勝守將瞎藥由河州內附授內殿崇班賜姓名  
包約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奉領盧指揮王韶  
城武勝招誘屬蕃乞賜還本國神宗怒曰夏人敢  
如此令延州回牒報之

西夏書事卷二十四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熙寧六年 遼咸雍九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四年春二月掠

秦州

神宗以夏國恭順詔戒邊吏毋先生事會順寧砦

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劉紹龍以兵追逐劫夏人為

質梁乙埋怒偵秦州無備縱兵大掠為都巡檢劉

惟吉所敗 李氏長編秦鳳經畧使言二月十三日熙河通遠軍西路蕃漢都巡檢使劉惟

吉領兵策應沿山砦十六日又得臨江砦報有蕃賊攻圍惟吉即率所部赴援與賊力戰追逐過江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是惟吉之戰乃西蕃非夏國也此據宋史神宗紀

三月梁乙埋駐兵天都山謀入寇

乙埋聞王韶攻木征于河州知沿邊寡備點集蕃衆渡河駐天都山及蘆子川側約馬銜山龕谷諸族爲援已聞韶破河州擊走木征乃撤兵退

夏五月修涼州城

梁氏以中國城武勝又復河州洮西地恐兵從西蕃入修涼州城及旁近諸砦爲守計

按書五月修城不時也



六月遣兵犯麟府

以三千騎大掠人畜而還

冬十一月獻馬請大藏經

梁氏遣使進馬請贖大藏經神宗賜經還其馬

十二月遣使如遼貢

與高麗使會

熙寧七年

遼咸雍十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夏四月遣

兵援西蕃次結河川而還

木征居河州為王韶擊敗走投夏國引眾爭復故

地梁乙埋先以七千人伏馬銜山後大隊從結河  
川援之韶遣兵斷徑路直叩定羌城盡破結河川  
族帳討降木征夏兵遂還

五月犯劉溝堡

梁乙埋伏萬騎于黑山外令部酋以千騎犯劉溝  
通事舍人劉昌祚引兵二千出援夏兵偽道昌祚  
追之戰不解薄暮有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  
而殪餘衆不敢進

六月大旱

草木枯死羊馬無所食監軍司令于中國緣邊放  
牧神宗詔六路經畧司嚴察漢蕃無致侵竊

秋七月誘環慶諸邊熟戶來歸

中國陝西諸路旱飢緣邊蕃漢乏食梁乙埋遣人  
以財物招誘熟戶于是歸者甚衆

九月犯麟州敗于長城坂

麟州據河外之衝城中無井其淮沙泉在城外向  
欲拓城包之而沙土善陷每夏兵圍城城中輒憂  
渴死呂公弼知太原府用其僚鄧子喬計做古拔

軸法去其沙以木炭堽土包泉築之城遂鞏固梁  
 乙埋遣兵踰屈野河掠塞上直攻麟州不克而退  
 都監王文郁自府州赴援追至長城坂夏兵返鬪  
 大敗盡棄所掠乃免

冬十二月故都統軍嵬名浪遇卒

浪遇廢居下治坐臥一室日訓子孫以忠義口不  
 言兵至是卒遺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國為言諸  
 梁惡之不以聞

熙寧八年遼太康元年夏大安元年夏五月誘蕃僧李芭

羶降不果

芭羶居黃河北部族甚衆梁氏使人脇誘之洮西  
安撫使以聞神宗詔授三班差使本族巡檢芭羶  
受職遂不果降

六月以年號署牒移熙河

梁乙埋遣人于通遠軍境上理索逃背人戶及所  
失牛羊中國邊吏不應梁氏令監軍錫碩訛則牒  
熙河稱蕃部偷劫人畜投入漢界累索不與請高  
太尉王團練赴三岔堡與訛迪駙馬會議尾署大

安元年熙河以聞神宗以夏國久稟正朔今妄稱  
年號違越生事令鄜延經畧使移牒宥州詰問

宋史

夏國傳係此事于三月茲從李氏長編

按夏自建國改元止稱境內未有顯行中國者

有之惟曩霄告稱帝及上嫚書二事然其時尙

與中國敵未足異也今三世稱臣表奉正朔乃

自署年號公牒邊臣非卽驚桀之性易肆難馴

之一証歟

寇天聖砦

乙埋聲言攻天聖故徘徊不卽進以誤邊將期會  
涇原將禮賓使劉仲武謀得的期請于涇帥帥不  
信但留一將與仲武俱夏兵果如期至仲武力拒  
乃退

秋七月請通和市

國中自絕市販財用日乏梁氏由麟州申請神宗  
令鬻銅錫以市馬其織縞與急須之物仍禁

冬十月保泰軍統軍禹藏花麻以兵事入報

花麻嘗疑邊境有謀遣酋長撒蟬等十四人入塞

賣馬覘之爲德順砦所獲知渭州蔡延慶曰彼疑  
故來覘若執之是成其疑也估償馬直遣還花麻  
心德之王韶城武勝常恐夏兵來爭軍中一日數  
驚花麻密以蕃字文報無他韶因遺以金帛使伺  
國中動靜是時遣弟諾爾入告乙埋點集人馬謀  
掠沿邊熟戶丁家等族神宗詔熙河經畧使高遵  
裕優賜之

十一月毀麟府界堠

麟府沿邊界堠累年不加塹飾中國邊臣不牒會



宥州遽興脩治監軍司心疑遣人推毀之戍兵不能禁

十二月遣騎劫歸漢蕃族于沿邊

初神宗以夏國納款諭邊臣不得招納西界蕃族而歸漢者日衆梁氏遣騎沿路燒劫治平砦蕃官訛節探得以聞

熙寧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春正月國主始親政

以兵犯麟府

秉常時年十六懼中國兵入界用梁乙埋言點集

西夏書事 卷二十四  
人騎出入麟府二州間以示兵威

按秉常親政首務窮兵深信奸謀罔知國計異

時魁柄旁落宜其位置任人也

二月屬蕃溫溪心請內附不果

溪心溫訥支弟同居邈川爲蕃部都巡檢向受夏國俸給遣使熙河請舉族內附經畧使高遵裕以十聞神宗以夏主親政之始不許招接已而右廂首領耀沒楚美以下三十餘人乞納上歸順亦不受

三月遼使來告哀

遼仁懿皇太后崩使來告哀并賜遺物

夏四月梁乙埋使民耕綏德城生地

自綏德城立封堠分疆至外有兩不耕生地永爲  
隔界梁乙埋使民漸侵佔之廊延經畧司牒宥州  
問故不報

按斥名書使歸罪于乙埋也

五月遣使如遼弔祭

遼主詢夏國事宜使者以國主親政告

六月謀取熙河兵不果出

秉常以涇原民杜貴盜馬令宥州牒責既聞宗哥  
首領鬼章入寇五牟谷亦點集十二萬衆謀取熙  
河以六萬拒中國兵來路以六萬攻二州城志在  
必取已諜者從邈川回言中國不納溫溪心等降  
兵不出

按

此夏人謀取熙河之始熙河爲夏人必爭之  
地自木征內附無日不切鯨吞茲以中國不納  
降人集兵而止是猶有報德之思焉書不果出

子之也

秋八月環州慕家族請降

初環州蕃官慕恩慕化數立邊功中國賜賚優渥  
恩等沒後族衆益繁向背不一時有數族欲投夏  
國請發人馬接應緣邊首領密申衙頭以聞

熙寧十年

遼太康三年

夏大安三年春二月築講宗城

秉常愚闇未悉誓詔明文梁乙埋勸于講宗嶺廣  
聚材木創築城堡地與環慶路相逼經畧司恐致  
邊患請令保安軍移牒詰問

夏五月梁兀乙執環慶誘降人且烏柔遠守將孫貴

發兵來攻六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環慶經畧使高遵裕遣  
蕃部且烏兵馬監押王願潛至帳下偵事乘間誘  
兀乙降兀乙執且烏願走還告柔遠砦主孫貴貴  
同巡檢胡承德發兵臨界索且烏縱火焚新和市  
秉常遣使入告神宗責降遵裕等有差

按

書誘降罪環慶也是時夏國在順逆之間邊

臣布德意以懷柔之庶欲逞不得耳間使入國  
計誘重臣豈中國體乎乃復肆兵縱火夏不乘

隙入侵僅遣使入奏是未失事大之禮也據事  
書其義自見

秋八月慶州熟戶來侵

慶州西谷砦與夏國連界其熟戶乘蕃族無備入  
界殺奪人馬環慶經畧司隱其事反以夏人侵入  
漢界射傷熟戶爲辭移牒宥州詰問

按

順寧砦主田璟言邊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  
者平時入西界盜孳畜人戶及夏人理索卻反  
稱西人入漢爲盜邊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

賞增飾事端更致誅殺無辜以挑邊釁觀此言  
知宋室西邊之禍未可專爲夏人咎也

附

曾布日錄十月癸卯詔麟州蕃官高世忠李  
保忠各遷一官以河東安撫使韓絳言世忠等  
捕殺西賊不失期會故也攻李氏長編及夏國  
傳是年夏人未嘗犯河東日錄不知何據又宋  
史劉紹能傳熙寧中敗夏人于破囉川策功爲  
最是事年月亦無攷

元豐元年

遼太康四年

夏大安四年春三月遣諜嵬心入



邊被誅遂執熙州蕃戶兀勝以歸

初秉常誘邊民劉勃怡作奸細偵中國虛實事覺  
被誅已遣蕃戶鬼心入環州匿于熟戶吹甯家聲  
言點兵大集先攻環慶爲邏者所獲經畧司根究  
得實又誅之秉常怒縱兵入熙河執珠旺族蕃戶  
兀勝等數人歸囚于地牢經五日放還

夏四月立熙河封堠

秉常遣人于熙河界內掘坑畫十字立草封爲堠  
都總管孫良臣以聞神宗令鄜延路移牒戒約之

五月獲河東刺事人資允

資允麟州銀城砦熟戶入界偵事獲之已而逃歸  
六月宥州牒鄜延路請禁侵耕

麟州星最浪木瓜舖諸處向爲中國廢地自熙寧  
八年後居民頗事墾闢夏蕃部攘之不得指爲侵  
耕生地訴于監軍司監軍司以聞秉常令宥州移  
牒鄜延請禁之

秋八月以兵掠鄜延不克

秋稼大稔梁乙埋屯千騎于大會平將取之鄜延

都監高永能揀精騎突擊夏衆驚潰鈐轄二人被  
獲乙埋令曰有能得高六宅者賞金與身等永能  
其族祖文岷以綏州降者也

冬十月賜時服使趙戡至附書以謝

故事受中國給賜必遣使賫表謝時閤門祇候趙  
戡押賜仲冬時服至秉常以蕃書附之入謝戡輒  
收接神宗詔毀其書令開封府劾戡罪

按書附書謝著無禮也夏雖小邦無禮何以立

國秉常舉動輕率後日聽李清謀歸宋已見于

此

十一月請重定邊界

初宥州請中國禁麟府耕地神宗令邊民不得違  
禁而詔西人巡馬亦宜悉依舊處過住鄜延經畧  
使呂惠卿牒諭宥州以馬五匹易取所擄人民宥  
州回牒言請遣官與本國邊臣重將蘇御帶分立  
文字依理識認悉毀所耕地然後將本界前後逃  
背捉殺人馬于界首交會神宗不許

十二月河東使來議豐州耕地

河東豐州舊有屬蕃保聚自曩霄入寇掠以西來  
永安保寧三砦外盡成曠土兩界久以生地互爭  
河東守王崇拯與首領議以沙河爲界委官標量  
合耕地各三十頃頃各有畸于是豐州界至乃明  
元豐二年遼太康五年夏大安五年春二月遣蕃戶昌甯  
詐降于鄜延被誅

秉常所遣刺事人屢爲中國捕誅乃使昌甯詐爲  
投順中國授以田宅宥州佯以牒索神宗不許甯  
潛與蕃部蘇呢等要結刺探邊事以報久之事露

爲鄜延經畧司所誅

三月獲麟府官軍呂重等尋歸之

秉常以麟府耕地未定命蕃部見中國邊民輒射

殺之重等巡視其地俱被獲經畧司遣人來索始

放歸

秋七月侵綏德城

秉常以中國誅昌甯聚兵大垂坑侵綏德城高永

能擊之走還

八月掠大會平

梁乙埋謀自滿堂川寇大會平殺掠防田人馬夏

人夥都同蕃部吹唳結入報郵延都監李浦率兵

追逐乙埋乃出塞

宋史夏國傳二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兵官李浦等

逼逐出塞神宗紀二年八月丙申夏人寇綏德都監李浦敗之傳紀不合

冬十一月移牒河東請交會人戶

梁乙埋遣蕃官張靈州奴偽爲漢人入邊偵事爲

涇原游兵所獲乃移牒河東言以所攜漢界諸邊

人馬與本國被捉人馬交換經畧司以聞神宗許

之

元豐三年

遼太康六年

夏大安六年春正月復行漢禮

秉常連次犯邊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制度心竊好之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復行漢禮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與其叔母亦相繼勸秉常不聽

按

此夏國廢亂之由昔程明道云治道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事而言救之必須變所謂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夏之行漢禮非變乎然後日卒以致亂良由秉常年少輔之不得



其人故也豈禮階之厲哉

二月謀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擅復臣中國受西平節度使職遣衆謀襲邈川已聞其城主溫訥支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兵還阿令京溫溪心弟也

夏四月遣使進奉皇太后山陵

使人至已後期神宗令先至永昭陵設祭然後詣闕奉慰

秋七月築撒逋宗城以窺河州

西夏書事 卷二十四  
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與涼州接壤梁乙埋  
謀取之集兵萬人興築撒逋宗城以扼要害西興  
首領禹藏結逋藥蕃部奔鞠以驛書入告神宗命  
熙河經畧多備兵馬禁止之

九月犯當川堡

梁乙埋以二萬騎圍熙河當川堡高永能率千人  
赴援猝與遇夏衆見其勢弱聚圍之永能依險結  
陣且鬪且卻令後騎揚塵若援軍至者夏兵驚懼

解圍

冬十一月返環州田

夏境與環州犬牙相錯當中國秋穫時夏人必縱兵侵掠其田多棄勿理遂據之知慶州俞允檄所部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及叛戶入西者三百爲衛又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懼乃返其田



西夏書事卷二十五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豐四年

遼太康七年

夏大安七年春二月以計間鄜延

將劉紹能

紹能世為諸族巡檢忠勇第一秉常嘗以計招誘  
并其副李德平皆拒不應乃設疑間之邊臣以聞  
神宗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為夏國所畏欲害之  
耳紹能捧詔感泣不已

三月月犯東井

入于鉞

將軍李清謀以河南地內附梁氏殺之

秉常以愛行漢禮為梁氏所惡梁乙埋等皆不悅

將軍秦人李清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從之

將使入奏梁氏知其事與幸臣罔萌訛謀置酒誘

清執而殺之

王氏東都事畧云李將軍者為秉常誘漢娼婦樂人梁氏執殺之與宋史

夏國傳異

按

清本秦人入夏之由史不可攷然能不忘故

國說其主籍土歸朝事雖未成志則可取書官

書殺皆子之也

梁氏幽其主秉常復視國事

梁氏既殺李清幽秉常于興州之木砦距故宮五

里許

種諤奏議西夏國母屢止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既

而秉常爲李將軍激怒欲謀殺梁相公與叔母事露梁相公與叔母共謀置酒召秉常醉後被害其妻子及從者數百人俱遭屠戮與宋史夏國傳異

令乙埋與罔萌訛等聚

集人馬斬斷河梁不通音耗于是秉常舊時親黨

及近上用事諸酋各擁兵自固乙埋數出銀牌招

諭不從國內大亂

按 秉常梁氏子書幽其主絕梁氏于秉常也秉常誤聽清言殺清絕之于事已定梁氏必幽之而奪其政直藉以行其私耳豈真爲宗社計哉書復視國事誅其心也

夏四月環州來索叛蕃執還之

慕家族首領迎逋黠很難制與梁乙埋謀數縱兵侵掠知環州張守約走馬承直陸中勒兵與戰擒之及其黨三十六人餘衆二百遁匿夏國守約駐兵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韋州監軍都唃盡械以



獻斬于環州市

此事見張守約及俞充傳不得其時據秦鳳爲俞充子次臯作紀在

三年四月而神宗御集環慶經畧司奏張守約斫到慕家族背叛首領頭級并招降三千餘人歸族

住坐乃四年四月十九日

五月統軍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請討梁氏

花麻素不悅梁氏見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稱夏國

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下汹汹若發兵來討請舉

族以應神宗詔知州苗授諭使人云諸路探報夏

國變亂所說不一今河南北阻隔人情去就爾次

第寫一文字計會因厚資遣還

六月保安軍移牒來詰

鄜延總管种諤奏秉常被囚宜興師問罪神宗召  
諤入對諤大言曰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耳神  
宗壯之決意西討命宣州宣慶使李憲爲經制使  
出熙河行營經畧使高遵裕出環慶副總管劉昌  
祚出涇原簽書經畧使事內侍王中正出河東諤  
出鄜延先令保安軍以經畧司命牒宥州曰夏國  
世世稱藩朝廷時與歲賜比年以來遵奉誓詔謹  
修職貢恩義甚至今聞國主爲強臣所制不能專

命國事亦未能懸測存亡今朝廷將差降賜生日  
及仲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人承受及本國  
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蓋以嘗夏國  
應答之辭也梁氏不報

秋七月太白晝見

經天行識者指爲兵象

以兵襲西蕃西囉谷

西囉谷西蕃斫龍城所屬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國  
中內亂恐西蕃窺其隙令三頭項人直抵西囉谷

劫制蕃部西平節度使董璫使養子阿里骨率兵擊之斬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八月遣使至綏德索降人

初中國下詔招納西人頗多降附酋長或下令禁止或逼之遠徙使不得近邊蕃部訛麥等十餘人家屬百口潛從大理河北內投梁氏令人數至綏德索之种諤帥所部駐綏德城外遣諸將招接降人乙埋盛兵決戰不勝

遂犯臨川堡

乙埋復以二萬餘衆渡無定河攻臨川堡走馬承  
受楊元孫力戰拒之

復掠豐州

執弓箭手沈興等數人河東經畧司請移牒理索  
神宗以業已兵討更勿行牒命降敕榜招諭夏國  
曰睠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  
之職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  
倪輒自墮于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  
莫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

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并鬼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仇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仍許依舊土地坐住子孫世世常享安樂其或抗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

禹藏花麻走興慶府部酋訛勃哆等以西使城降于

熙河經制使李憲

禹藏花麻聞李憲出熙河已與西蕃首領洛施軍

篤橋阿公等將兵入境

宋史董氈傳以王師討夏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

赴党龍耳江及隴珠珂諾與官軍會與神宗紀異

率所部出戰佯敗西走

訛勃哆等三人及首領厮都囉潘二十餘人兵萬餘舉西使城降乙埋遣兵數萬出女遮谷援之知城已失登山逆戰大敗退伏壘中半夜潛走

李憲兵破龕谷九月入蘭州

女遮之敗殘卒退保龕谷龕谷城堅多窖積夏人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十一  
號爲御莊聞李憲兵至戍守奔潰憲發窖取穀及  
弓箭之類進兵取蘭州令新順首領巴令謁三族  
分所部攻撒逋宗城破之遂上言蘭州古城東西  
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步距西使城約百五十  
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人  
敗衄之後所至部落皆降今招納已多請築城建  
帥府以固羌夏之心神宗從之版築方興夏人隔  
河而營憲令死士絕河斫之遂引退

按  
昔人謂蘭州控河爲險隔闕羌戎自漢以來



河西雄郡金城爲最豈非以介居戎夏攸繫隴  
右安危哉晉元康後河隴多事金城左右歲無  
寧宇隋唐盛時馳逐河湟未嘗不以蘭州爲要  
害廣德以後州沒吐蕃而西涼不復爲王土大  
中間雖嘗收復亦僅羈縻宋興蘭州不入職方  
至是憲始復之築城以建帥府後元祐初夏人  
求復此地朝議欲割以畀之孫路言自通遠至  
熙州總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城  
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與敵則一道危矣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穆衍言蘭州棄則熙州危熙州危則關中震動  
唐失河湟西邊一有震動驚及京師今若委蘭  
州悔將何及遂不果棄夏人卒無以逞則憲城  
蘭州斷西界之要衝壯北門之鎖鑰正不得以  
人而廢其功也

遣梁永能帥師援米脂砦敗績冬十月米脂守將令  
介訛遇以城降石州亦不守

梁氏聞漢兵四出分遣諸監司兵委大帥梁永能  
總領拒之永能析作三溜一以當戰一以旁伏一

以俟漢兵營壘未定伺隙突擊又于通道塹絕山谷設爲阻險守備甚謹及中國師期屢改永能屯禦久不得一戰使人持嫚書投鄜延境上激之种諤遂率本部及畿內七將兵九萬三千出綏德路攻米脂甫三日永能兵八萬赴援諤張左右翼奮擊永能大敗兵士相蹈藉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城中將令介訛遇猶堅守諤密遣諜說降奈壁守將衣以文錦導行城下訛遇乃出降獻戎樂四十二人諤送之京師進圍石州州將棄積年文案簿書

器械引衆遁

李氏長編石州屬河東舊兼嵐隰爲一路又合三州置巡檢使三朝兩朝

史地理志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去  
攷夏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之石州也

清遠軍守將嵬名訛叭降于環慶經畧使高遵裕遵

裕取韋州

清遠扼羣山之口當塞門之衝咸平中繼遷攻陷

之垂八十年李氏墳墓在焉遵裕將步騎八萬七

千出環州洪德砦循白馬川直逼城下嵬名訛叭

知不敵舉城降遵裕入據之

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十月庚午環慶行

營經畧使高遵裕復通遠軍薛氏通鑑因之而續  
綱目則書清遠攷宋制地入西夏者概不列職方

地理志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砦爲通遠軍遵裕  
傳熙寧中命知通遠軍是通遠未沒西夏者惟清  
遠在今慶陽府環縣北遵裕出慶州趨  
靈武爲必由之道當以續綱目爲是

進抵韋州

州已空城遵裕令勿毀官寺民舍以示招懷

梁永能遣兵攻德靖砦

其燕賊與靈後都督皆在

永能從米脂敗後知德靖弓箭手盡隨种諤自東  
路出界乃潛遣兵從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

以兵拒卻之

思誠猶欲擊靈州

按

是時官軍屢捷夏宜自守不暇乃潛師以襲

德靖則知列城之下力非不足特誘使深入以

攻不備耳宋之諸將不能破其詐謀預防餉道  
致有後日之潰真無識哉

夏州知州索九思遁廊延經畧副使种諤據之遂破

銀州世宗八年遣兵討西鄙人亦與諤戰於此

樞密使都按官麻與首領女吃哆等七人米脂之

戰為种諤所擒諤以其熟知興靈道路糧害所在

及十二監軍司兵數使補三班借職與蕃官劉良

保麻七訛賞為軍前嚮導抵夏州九思已遁夏州宋史

作貢州蓋諤入城留一宿率兵趨銀州遣官麻等  
字誤也

以利害說守將降之又使部將曲珍領兵通黑水  
安定等堡夏兵禦之不勝至蒲桃山反鬪又敗于  
是諸路皆斂兵退保

宥州潰河東兵入屠之

先是王中正獻策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進搗  
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河會興州及  
所部河東兵六萬出麟州禡辭言臣中正代皇帝  
親征纔行數里卽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始  
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

種諤趨夏州糧糗不繼月餘始抵宥州守城兵棄  
城走河北城中所遺殘敝五百餘家中正入而屠  
之夏兵千騎屯城西左村澤保守窖粟中正擊敗  
之皆棄窖走

遣兵拒李憲軍敗于高川石峽憲至天都山盡焚南  
牟諸宮殿

梁氏聞蘭州破令民盡起諸路窖粟悉衆走高川  
石峽據險以待及憲兵至拒戰而敗憲兵進取屈  
吳山營于打羅城川側酋豪禹藏郢成四率旺家



族大首領六人并蕃部及母妻三十餘人各賫銅

印告身請降憲令郢成四隨軍行由天都山趨南

牟城

神宗舊錄憲城蘭州夏人營于隔河憲募死士夜斫之旦輒引去憲語諸將曰賊盛兵而

來不戰而去必有謀也彼見吾具舟筏聲言渡河

欲入涼州必引兵由會州渡盤泊設伏于鐵牟山

將掩吾師吾第行入其策中必有功行次努札

山獲生口問之果然乃先設伏于北山下賊以輕

兵來戰吾師佯走賊縱薄之伏發賊之先鋒殲焉

斬千餘級會天大霧戰不解又追斬二千餘級引

兵乘勝上天都山迫南牟會與新錄異

南牟國主游幸處內建七殿

極壯麗府庫官舍皆備憲入悉焚之酋首嵬名統

軍仁多陵丁引衆爭之喪失甚多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十一  
遣使乞援于遼

遼國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爲名假道與  
州窺闕徑路梁氏患之至是恐其夾攻遣使貢駝  
馬結好因告宋肇兵端志在盪夷西北乞賜應援  
復潛兵襲順寧不克遂棄浮圖城及吳堡義合諸砦  
夏兵屢敗殘卒緣路嘯聚殺掠行人道路梗塞梁  
氏令萬騎招集潰散合圍順寧官軍欲閉壁入保  
沈括謂示弱驕敵非策也使前鋒將李達以三千  
人出城具十萬人食又使騎將焦思耀兵綏德城

僉曰大軍且至夏衆懼而退于是浮圖城及吳堡等砦戍卒皆空壁散

都統軍梁乙埋以大軍扼磨哆隘與涇原副總管劉昌祚戰敗績十一月靈州被圍

梁氏聽諜者言知環慶涇原合兵擇利進取環慶路阻橫山必從涇原取葫蘆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甲以支涇原劉昌祚率本路蕃漢兵五萬入界距堪哥平十五里乙埋督十萬衆扼磨哆險隘以拒昌祚先遣牌子軍渡葫蘆河決戰盪跳閃爍振

以響環夏士馬驚潰遂失隘口乙埋督親軍復戰  
又敗奔三十里大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鬼  
等被殺乙埋姪訖多埋等二十二人悉爲所俘喪  
失二千餘級及銅印一官軍次賞囉口口有二道  
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州路稍迂然係積  
昌粟所國人謂之御倉昌祚乘勝取之得窖粟百萬  
進薄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昌祚先鋒奪門幾  
入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乃按甲勿攻遵裕至  
仁多崕丁率數萬衆赴援前鋒羌酋乘白馬奮馳

突陣爲昌祚驍將郭成所斬官軍爭發神臂弓昌

祚又自出陣射之嗟丁中矢走

宋史昌祚傳云昌祚矢出百步外夏

人以爲神持歸事之

失器甲無算遵裕益忌昌祚盡奪其兵

自將攻城軍中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令採

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令人周呼城上曰何不速

降城上應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

孔平仲談

苑云遵裕圍靈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漠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

敵得爲備與長編異

按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勁羌不

西夏書事 卷二十一 三  
敢一戰靈州距清遠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數  
百居之知環州張守約請裹十日糧爲擣虛計  
果若此則靈州可復靈州復則興州可得銀夏  
等州皆可守矣諸將功幾成而失之遵裕之罪  
不可勝誅哉

礪砮砮蕃官香都舉砮內附

梁氏遣人追礪砮砮兵三千餘人入衛香都乘戍  
卒單弱盡焚本砮樓櫓與妻屈名舉砮內降環慶  
經畧司令副將傅諫收其地遣兵戍之

遣兵襲涇原饋運于鳴沙州鄜延軍潰復決河灌環  
慶軍遂解靈州圍

初諸路兵不勝梁氏問計于廷臣諸將咸請戰一  
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  
兵興靈而以輕騎抄其餽運諸軍無食可不戰困  
也梁氏從之盡調十二監軍司及龕谷桃堆諸砦  
精兵十餘萬並駐興州要害以爲捍衛已聞靈州  
被圍种諤自黑水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駐軍  
夏州索家平候糧運乃遣兵于清遠軍韋州烽火

平諸處把截又以兵潛至鳴沙州

李憲曰鳴沙距鎮戎軍熙寧砦

四百餘里西扼靈州北臨大河中間天都山會州城皆有蕃族保護

掩擊涇原總兵

魯福彭孫護餉兵三戰盡奪之諤衆次鹽州會大

雪以無食先潰入塞者纔三萬人王中正由奈王

井至牛心亭糧亦盡士卒死亡已二萬亦退歸遵

裕圍靈州方十八日梁氏令人決黃河七級渠水

灌其營軍士凍溺死

盧秉言靈州河水圍城官軍去城一里累土囊成隄約二

丈靈州城高三丈盡以糴裹水沃之大軍糧盡人皆四散蕃漢兵投靈州者甚衆與宋史夏國傳異

餘萬三千人走免



涇原軍毀逐之至韋州而還  
高遵裕旣敗將吏任成俞平等戰死劉昌祚以涇  
原兵毀後渡葫蘆河昌祚手劒坐水上待衆濟然  
後行夏衆追及揮騎攻擊昌祚力戰累日抵韋州  
士衆爭入砦夏師乘之大潰李憲大兵至滿丁川  
嵬名統軍復以衆禦憲擊敗之旣聞諸軍潰亦引  
歸司馬光曰是役也卒疲食盡死亡甚多夏人  
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益有輕慢之心

按西夏道途險阨自熙寧砦經磨哆口至兜嶺

皆大川通車無碍自嶺以北多山少水輜重難  
行故大兵未出識者憂之乃李憲兵至龕谷言  
掘御莊窖粟數萬劉昌祚于鳴沙州得積穀百  
萬巾子炭粟豆萬斛草萬束种諤取米脂亦稱  
收藏粟萬九千五百餘石取德靜鎮收七里平  
粟十萬石繼獲降人阿牛兒引發桃堆平積窖  
密排遠近約可走馬一直所得又不下數百萬  
何以時未三月遽稱糧匱諸路潰還噫嘻資糧  
于敵自古難之况以憲諤等言誕而夸兵行鮮

四夏序宜其入夏人穀中也

西夏書事卷二十五終